

漢沽

中國海鹽文化的搖籃



政协天津市汉沽区委员会

汉沽·中国海盐文化的摇篮

汉沽文史资料

第七辑



政协天津市汉沽区委员会

2008年3月

书 名：汉沽·中国海盐文化的摇篮

出书单位：政协天津市汉沽区委员会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14 万

印刷单位：天津市汉沽现代印刷厂

印 数：500 册

印 张：6.5

准印证号：津内部资料性准印证图字第 08013 号

编委会名单

主 任：曹玉霞

副主任：李立根 陶广来 刘胜和 张永珍
李彭耕

成 员：于树元 李兆华 张云耀 杨军山
杨家勇 杨宗仪 高殿清 赵春杰
李若奎 韩国光

主 编：高殿清

编 辑：史金海 颜秉琪

序

曹玉霞

自古以来，盐与铁并论，为民之必需，国之大宝。因天下之利、盐居其半，盐利诱人竞相追逐，盐产地引兵家必争，举凡部族战争、地区冲突、社会动乱、民众起义，往往与盐有关。管仲倡导盐制强国，曹操开凿盐河漕运，汉代设立盐务管理机构，后唐辟出盐斤仓储之地，均表明盐在国计民生中举足轻重。

汉沽由水得名，因盐而兴，禀赋天然，文脉传承。泱泱富庶之地，彰显枕河临海的无穷魅力，以海韵盐魂为特色的文化底蕴厚重；悠悠千载历史，收获中国海盐发祥地的殊荣，尽享“盐渔之利、舟楫之便、富甲一方”的美誉。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汉沽虽然无山，却以水的灵气、盐的咸香而声名远播，这一点，人们从盐坨、盐场、盐城、盐神庙、小盐河等称谓中可窥一斑。《汉沽·中国海盐文化的摇篮》这部文史资料专辑，正是以拥有海盐之荣耀，集多年研究之成果，融热爱家乡之深情，

依盐渔文化之脉络，从盐母灶煮的民间传说到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从历史为证的海盐漕运到遗迹可觅的“八卦滩”池，从不忍屈辱的盐民抗争到盐业旅游的发展前景……一一娓娓道来，篇篇凝重，章章出彩。读后，只觉得白玉堆叠银光烁，满鼻盐香惹人醉，仿佛触摸到了海的精灵、盐的躁动。

盐居百味之首，大海为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汉沽“长芦盐”以雪花般的洁净、水晶般的透明和玛瑙般的玲珑，不仅自古就享有“玉砂”美誉，菜肴因她而香淳，人们因她更强健，同时还派生繁衍出盐的文化，盐的化工，盐的品质，盐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汉沽人听着盐的故事、品着盐的滋味、伴着盐的兴衰休养生息，盐成为汉沽人的骄傲，汉沽人的图腾，汉沽人的最爱，汉沽人永远也扯不尽的话题。

《汉沽·中国海盐文化的摇篮》的出版，恰逢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大潮涌动，解放思想大讨论深入开展，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在即，汉沽乘东风、借大势鼓帆远航，可谓正当其时，正得其力。我喜欢这部书，遂作此序，向诸君推荐，并盼望有更多更好的文史研究成果问世。

2008年3月

目 录

序	曹玉霞
导 语	1
汉沽盐始于西汉	7
汉沽地名和盐有关	14
祸及海盐断代的五代战乱	19
乱世中诞生的盐母神话	29
不同版本的盐母神话	37
后唐芦台场	48
汉沽盐是宝坻置县的摇篮	52
海盐漕运及其文化	55
赵德钧晚节不保	62
明清进贡的白盐和盐砖	65
特殊的滩名文化	70
亚洲第一大盐坨和“芦台玉砂”胜景	76

风车是海盐文明的标志·····	85
海盐贸易与书法家戴彬元 ·····	91
“八卦滩” 古文化的精华 ·····	94
集多元文化的张家码头·····	102
商灶之争下的文化·····	106
虾油酱硝卤税局蕴含的一段盐业史·····	110
海盐文化的独特现象——铁神·····	116
“棚” ——近代屈辱与抗争的历史·····	123
《私盐叹》清代私盐的写照·····	131
古代盐田的“芦荡飞歌” ·····	136
大学士杜立德的墨迹·····	144
滩窝里诞生的“盐工飞镣” ·····	150
滩灶户桐裕成与评剧的诞生·····	156
盐业资本对教育的影响·····	159
官僚盐商刘彭寿·····	164
汉沽盐业谚语·····	171
海盐产生的专用名词·····	177
从“牢”到“场”(代后记)·····	182

导 语

汉沽，是汉代幽州滨海地区的盐灶之地，从海崖炊子、灶户到“大富牢”等原始海盐生产的模式，都有典籍记载。在后唐同光三年（公元 925 年）建立的“芦台场”（汉沽盐场前身），是中国盐业史上最早生产海盐的盐场之一。此前，在五代乱世建立的“芦台兴宝圣母庙”，是中国第一座“盐母庙”，从此开创了海盐历史文化的先河，随着时代和海盐生产的不断发展，相继诞生了不同版本的盐母神话传说，使兴宝的盐母娘娘成为汉沽滨海地区独有的海盐之神。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总有其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历代封建王朝的达官政要为“盐母庙”题写的“庙记”，记载了海盐生产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自辽金以来，文人墨客针对古县志八大胜景之一的《芦台玉砂》题咏，真实地再现了当地海盐生产的历史画卷，构成了完美灿烂的海盐文化积淀，堪称

中国海盐文化的发祥地。

中国海岸线 18000 多公里，海盐产地辽阔。汉沽居京东渤海区一隅，海岸线仅 32 公里，为什么在这里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盐母文化，以及历史延续完备的历代盐制？这主要是天时地利厚待了这方沃土。从自然条件而言，江淮及南方大面积的海盐产区，多台风，多阴雨，江河湖海经常泛滥成灾。雄踞江淮地带的黄河及淮河，在历史上经常肆虐为患，仅黄河有历史记载的决口泛滥就达一千五百多次，使下游的山东、安徽等地深受其害。可以说水患使南方傍海煮盐、晒盐受到一定的制约，不仅效益差，而且灶、场迁徙频繁，稳定性差。北方渤海湾长芦产盐区，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明代曾发展到二十四个盐场，但除了芦台场外，多是元明时期新场，是黄河第五次改道后比较稳定时期的产物。

史书记载的古老产盐区青州、沧州、瀛洲（河间）、幽州，都是后来的长芦盐区海盐产地。但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泛滥，冲击的主要是清、沧、瀛三州之地。据统计历史上黄河决口达 1593 次，绝大多数集中在下游，其中有三大的迁徙，流经长芦盐区。第一次在春秋中叶，周定王五年（公元前 602 年）。这次改道经沧州、静海、天津一带入海。到西汉文帝后黄河决口夺流漫溢，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灾情极其严重，终于在公元 11 年于河北磁县决口，主流自山东境入海而分流漫溢祸及沧、青、瀛诸盐产区，漫流期长达七十多年。就在这个历史阶段内，黄河曾于公元前 109 年改道

自黄骅、岐口一带入海。北宋庆历八年（公元 1048 年）黄河大决口，夺流入卫河，自天津泥沽海口入海。决口之前，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黄河泛滥达到不可治理的程度，多处决口，多条分流并存。再加上宋辽之战，宋金对峙，战乱及水患殃及产盐之区，灶户流离失所、走死逃亡尽在情理之中。

在黄河多次光顾天津平原的几次水患过程中，汉沽盐灶之地十分幸运。从地探证明，这里没有黄河携带黄沙造陆的痕迹，土质粘度大，渗透率小，十分适合盐业的发展。汉沽产盐区的西部濒临蓟运河，这是汉代鲍丘水的入海故道，“中流深通，始无浚治”；东面毗邻涧河，古代封大水的入海故道。这两条古老的河流，成就了大面积的沿海、沿河湿地，为灶户煮盐提供了天然芦苇荡，这就是天时地利使汉沽滨海盐业得以稳定延续地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黄河祸害严重的西汉和东汉之际，汉沽盐灶之地依托的古镇芦台，其经济和文化都有了明显发展。芦台镇出土的竟宁元年（公元前 33 年）铭文砖和宁河境内出土的“大富牢罍”残片，就是一个重要标志。在五代战乱之际，汉沽盐业生产也曾出现断代，那就是《盐母庙记》云：“昔五代时，南北各据，盐绝岁余。”断盐也就是一年之久，在此情况下，才产生了盐母降临，教人刮土煮盐的神话。从此盐圣母、盐母娘娘的尊号就广为沿海人民所传诵，并敬奉为海盐之神。于是，每当海盐生产的转折时期，都会有新的盐母神话传说问世，这就是伴随着盐业生产历史连续性发展而产生的盐业文化。

近代人类把盐视为大海的精灵，其实这都是大海对人类的奉献。天地间最伟大、最壮阔、最神秘、最具灵气的莫如海。大海诞生了盐母神话，这是海文化、盐文化、水文化的典范。其实汉沽滨海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人类的煮盐活动。

（图1）法门寺出土的盐台图说明，盐是大地万物之灵。无论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都离不开盐。远古流传的“白鹿饮泉”、“牛舐地出盐”、“群猴舐地”、“羚羊舐土”等动物对盐岩、盐水的舐饮，都是出自牲畜的本能。

（图2）盐由官府统管，起码从禹贡时期开始。“考盐名，始于禹，然以为贡，非为利也。”当时仅为贡品献于朝廷或祭祀祖先。从盐字形成可见，右边有卤字，上方加人表示人工造盐，左边臣字，表示由官方大臣掌管，底部皿字，表示进贡盛盐的托盘。（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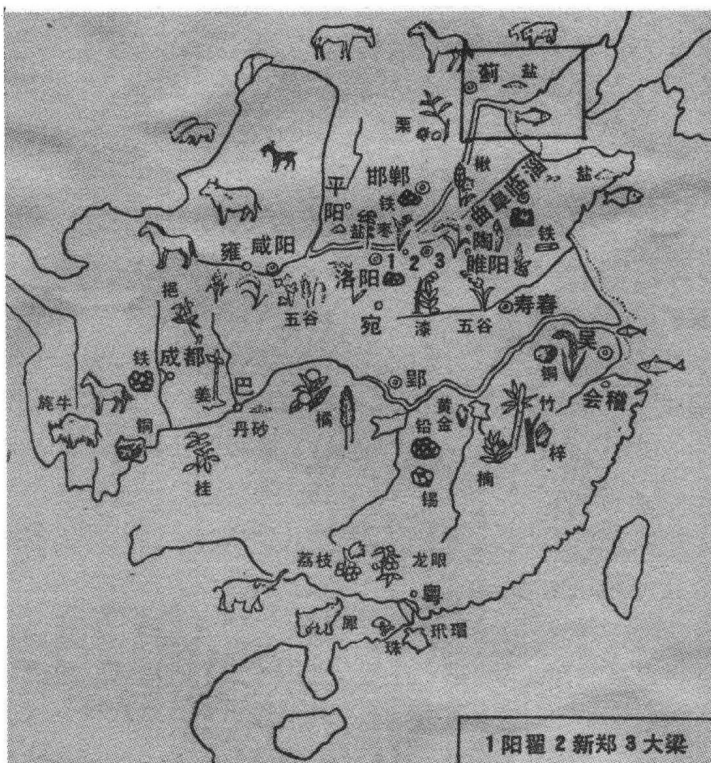


图 1 春秋战国物产图，方框处为渤海湾幽州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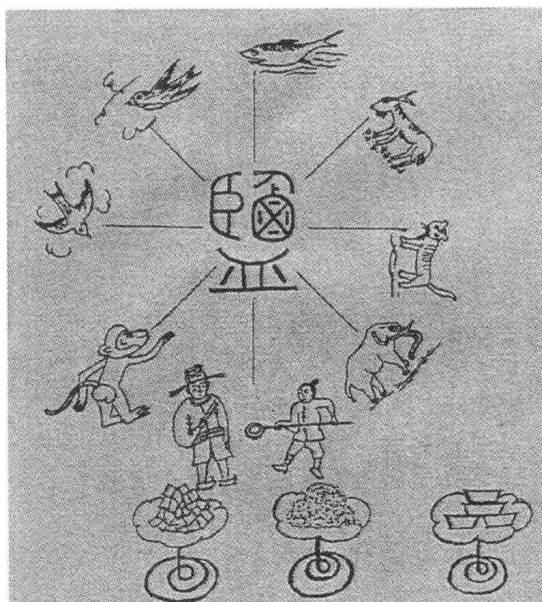


图2 法门寺出土盐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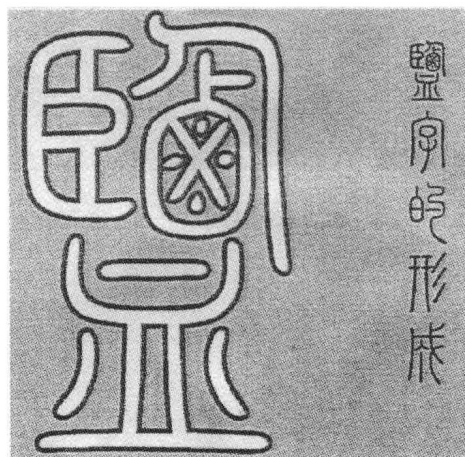


图3 从盐字的形成看官盐的历史

汉沽盐始于西汉

中国的盐业历史悠久。人类发现盐的制造方法，是在纪元前 2550 年“昔夙沙氏佐神农烹海水以食人，人始知味。”到了禹的时期，山左青州的生民用盐作为贡租缴纳。有史记载的盐政是从周朝中期开始，即有“周礼盐人掌盐之政令，以供百事盐”。盐分池盐（湖盐）、井盐（岩盐）和海盐，池盐的制造历史当数山西运城，井盐则是四川自贡，而海盐却没有可代表的产地。主要是海盐生产的面积广阔，场灶极不稳定。清朝政府将全国划分为十一个产盐区：长芦、东三省、山东、两淮、两浙、福建、两广、河东、四川、云南、花定（指甘肃、宁夏等地）。其中，前七地是海盐产区，后四地是池盐和井盐产区。汉沽是长芦盐区的重要产区，论产盐历史的连续性和建场的年代来说，都是其他海盐生产场无法相比的。盐铁并论视为国家大宝，不是始于西汉，而是始于春秋战国的齐国。据史书记载，在公元前 685 年，当齐桓公

向管仲讨教治国方策时，桓公说：“我何以当国”？对曰：“唯官山、海不可耳。谨盐筴与铁官之数，其余轻重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据《纲鉴易知录》）就是说治理国家唯有把山和海管起来，山出铁可以铸钱，海可以煮盐，把盐铁入筴籍，派同样数目的官员把盐铁管起来，其它的事情就好办了。管子视盐为人之必需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他倡导的盐制使齐国富强起来。在周朝初期，盐的制造和交易在民间处于散乱无序的状态。确切地说，盐铁并重的政策是从管子事齐国开始。后来事齐国的晏子（婴），对沿河煮盐用的芦苇草荡也有精辟的管理见解。

他在公元前 516 年与齐侯论礼中说：“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蛟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据《左传句解》）舟蛟是管理芦苇草荡之官，祈望是管理盐渔之官。

（图 4）公元前 110 年，西汉桑弘羊为治粟都



图 4 载于《左传句解》中的晏子与齐侯论礼图

尉，请大农部丞 37 名，分驻全国产盐多的郡县，其中就包括渔阳郡的泉州，汉沽时属泉州所辖。这是有史记载最早的来地方治理海盐生产的盐官，从此盐业立法不断完善。以长芦为名的盐区，实际是从明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开始，“朱元璋改大都路为北平府，遂于长芦镇置北平河间盐运司，此年改称河间长芦都转运盐史司，听命于户部。”（据《长芦盐志》）这是以长芦之名行使管理渤海产盐区 24 场的开始。明初 24 场是：利国、利民、海丰、阜民、阜财、益民、润国、海阜、海盈、海润、严镇、富国、兴国、厚财、丰财、三叉沽、芦台、越支、石碑、济民、惠民、富民、归化、深州海盈。到 1925 年，几经裁并，只剩下芦台（汉沽）丰财（塘沽）两场。长芦作为一个地名产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 580 年），名为“长芦县”，因长芦水，水傍多芦苇而得名，公元 627 年裁废，入沧州。所以说长芦地名的迄止年代应与长芦盐区无涉。在北魏孝昌二年（公元 526 年）曾在今丰南县与芦台场相邻地域设置盐监司。后唐同光年间设立的芦台场和香河新仓榷盐院，是因为汉沽产盐区隶属香河所辖。但金大定十二年（公元 1172 年）设立宝坻县后，香河因无产盐之区，也随之撤销了榷盐机构，遂在宝坻县设置盐使司。盐使司设办盐使、副使、判官等职，掌理盐务和税务。在此之前，后唐和辽代，榷盐事务均由芦台军使掌管。元朝政府于蒙古太宗二年（公元 1230 年）设立河间税课所，只征盐税。到了太宗六年设河间运司。至元二年（公元 1265